

《黑镜》 + 《西部世界》 + 《借东西的小人》

反乌托邦 + 先锋性科幻题材

柠檬味的生活寓言

近未来的黑色喜剧巅峰
创意小说的典范之作
开创治愈系科幻的新篇章

Amy Lilwall

「英」艾米·利尔沃

著 韩冬 刘玮琦

译

我的宠物 是个人

THE BIGGERERS

你可以想象一只“喵”、一条“汪”的场景，可养一个“迷你人类”呢？
但期待未来的时代新青年。

中信出版集团

我的宠物 是个人

Amy Lilwall
THE BIGGERERS

〔英〕艾米·利尔沃
韩冬 刘玮琦

译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宠物是个人 / (英) 艾米·利尔沃著; 韩冬,
刘玮琦译. --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9.7

书名原文: THE BIGGERERS

ISBN 978-7-5217-0605-5

I. ①我… II. ①艾… ②韩… ③刘… III. ①科学幻
想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9) 第 093413 号

The Biggerers by Amy Lilwall

Copyright © Amy Lilwall 2018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9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我的宠物是个人

著 者: [英] 艾米·利尔沃

译 者: 韩 冬 刘玮琦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承 印 者: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4 字 数: 452千字

版 次: 2019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7月第1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19-2209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 号: ISBN 978-7-5217-0605-5

定 价: 5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 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1 / 001 2 / 019 3 / 041

“澄清一下，克隆人是非法的。”

“很大程度上说是非法的，没错。当然，我们可以克隆人体器官用做移植。这是一个常见惯例，有无可指摘的医学功用。但那些只是器官，是物体。”

“让我们来讨论一下。您能否解释一下该系统是如何运作的呢？”

4 / 065

5 / 089

“你相信灵魂吗？”

“最近挺流行这种看法，不是吗？对死亡的普遍恐惧，在某种程度上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特征。”

“谁知道呢，我们可能是最后一代……带着这种恐惧的人。”

“是的。”她对他眨了眨眼，“死亡可能会在我们这一代终结。”

6 / 113

她笑了。“他比你大一百多岁，对吗？”

这个数字令他震惊——比他大一百岁？“那就意味着他出生在……”

“1982年，”她微笑着说。“就在隔壁的房子里，跟我只隔一间。”她盯着茫然无物的空气，有些悲伤。“是的……”她把心底的想法说了出来。

“哇，”哈米什兴高采烈地说，“那好早……比平板电脑还要早了。”

7 / 137

8 / 157

9 / 183

“布兰克妮不见了！”邦邦猛地冲到外面大叫道。奇普斯把金克丝压在餐厅门沿上，一边啃着她的脸。他们听见邦邦的尖叫，赶紧把对方拉开，看向她。

“你们两个在干什么？”

奇普斯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脚。

“接吻。”金克丝叉着腰说。

10 / 199

11 / 217

“从那时起我才开始怀疑，所有的小人在离开售卖中心前，都曾被注射某种抑制记忆的东西。我让他告诉我他能记起的一切。他告诉我有一个小玻璃罐，和他的篮子差不多大小，高度能让他在里面跳起来。他告诉我他记得自己感觉很热，环顾四周发现他躺在一堆小人身上，所有小人都裸着身体睡着了。”

她让自己别再去想克隆，失去亲人的家庭消失无踪，倒在那条船里。

他告诉她不要担心，她告诉他的一切都是保密的，他不会让她有任何事。

她坐在那条船里，让这句话拂过她的脸庞，吹起她的头发，用温柔的大拇指抚摸她的脸颊。

12 / 239

她想象黑夜再次来临，她一遍又一遍地读着“亲爱的”，在那个天竺葵味道的花园里，神秘幽暗的黑色花朵摇曳着，鱼用水制造音乐，风舔舐着它们头顶的花瓣。“亲爱的。”金克丝对着她的耳朵说，用一个男人的声音。水撞击着她的脚，水面上升，她的脑袋向后仰去，消失在水面下。

13

/ 251

14

/ 271

天色暗下来，他们收拾回家，拖着装有瓶子和餐具的袋子，袋子发出刀叉碰撞的叮咚声，沃蒂和德鲁戴着用蒲公英和雏菊做成的花冠，伊莎贝尔头上竖着一朵巨大的蒲公英。他们打开野餐剩下来的食物，打算在花园里喝一杯单一麦芽威士忌，然后看看夕阳，隔壁的猫在贾斯珀的前爪之中做了一个窝。“这样很好，”伊莎贝尔裹着一块茶巾低声说，“我们明天应该再去一次。”

15

/ 291

16

/ 303

17

/ 323

18

/ 335

19

/ 355

“吃吧，”他说，“把它咬碎！很好吃的。”

她捡起药丸，把它放进嘴里。她的嘴里充满了一种她难以辨别的味道。它和麦片不同，麦片完全不是这样的。它的味道如此不同，以至于她都不再想吃麦片了，她只想要更多的药丸。她吮吸着，非常用力。橙子的味道在她的舌头上跳跃，然后延伸到她的脖子，她的肩膀，她的背，她的胸，她的肚子……就像是在寒冷的天气里穿上了她的外套。她颤抖着。

为什么一个吸毒成瘾，不希望怀孕的青少年能被允许养育自己的孩子，而一个在可能比子宫更安全的环境中创造人类儿童的基因工程师却要终止他的养育？他想拯救生命，让我提醒你们。

20

/ 367

21

/ 383

莫伊拉笑了。听到这个小人说她的名字真是太有趣了。这种感觉似乎十分私密，就像如果她的宠物猫叫她的名字，甚至她的牙医也这么叫，而不是说“克罗夫特夫人”。如果他叫莫伊拉的话，她会在他把手放进她的嘴里时感觉好一点。

22

/ 401

苏珊走近一个盒子。里面站着一个秃顶的小人，身上有很多肿块，当他走到盒子的前面时，他用手抬着屁股上长出来的一大块东西。他举起胳膊时，她畏缩了，一块红色的肿块露了出来，肿块压在胳膊和身体之间的地方都被感染了。一块凸出的皮肤像贝雷帽一样长在他的一只眼睛上。

来自金克斯的话 / 431

有时候，记忆不是文字或图片，而是悲伤或愤怒，我们会生气！但不是和彼此生气，而是和这个世界。

邦邦第一个坐起身来，从篮子里向外张望。有什么东西扯住了她的胳膊。

“手放开，金克丝。”

“你再回来躺一会儿。”

“不行，该起床了。”

“求你了，邦邦。”金克丝的声音在打战，她的牙齿发出一种杂音，像石子日那天石子落在瓷砖上发出的声音。

邦邦一只腿搭在篮子边缘晃荡，然后从篮子里出来去看她们的碗，两个碗都是满的。她先从金克丝的碗里吃了三口，才开始吃自己碗里的。

她们花了一早上的时间收集地上散落的线。到了午餐时间，等着她来把她们的碗再次填满。

她没有来。

她们爬过真空活板门到了外面。院子里铺着阿斯特罗人工草皮，草皮延伸至一堵灰色的混凝土围墙处，墙上插着灰色的门，金克丝和邦邦看不见花园顶部的任何地方；只有一处例外。她们只能轮流站在那里，紧靠着滑动门的最右边，才能踮起脚尖站到那一小块凸起上。金克丝径直走向那里。

邦邦在收集人工草皮上散落的线。

奇普斯来了。

“你今晚就要做到吗？”

“对啊。”

“好吧，那也得等他们有这个心情。”

“他们什么时候没有心情，金克丝？”

“偶尔，邦邦，他们没这个心情。”

“偶尔？这个愚蠢的词到底是什么意思，金克丝？它到底什么意思？奇普斯！你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吗？”

“不知道。”

“偶尔的意思是有时候。”

邦邦朝金克丝斜睨了一眼，然后背过身去，看着奇普斯。

金克丝转身回到真空活板门旁边。

“是的，我们今晚就要做到。”

“它是什么样的？邦邦，它好吗？”

“奇普斯，我希望你也能试试。”

接下来的整个下午，邦邦把捡来的线放置在篮子周围。“金克丝，你做得不对，你为什么不能做对呢？”

金克丝走向厕所盒子，坐到里面，听见前门打开的声音后，她爬到盒子边缘，探出脑袋。

邦邦踩着瓷砖朝厨房门口跑去。她在敞开的那一侧停下来站定，睫毛扑闪着。金克丝拖着脚步跟出来，一边走一边踢着瓷砖的边缘。邦邦有时就是这么让人讨厌，金克丝抱怨着，她为什么非得惹人讨厌？而且她从来也不会道歉。

她站在邦邦旁边，抬起头扑闪着睫毛。

女主人朝她们说着什么。她弯下身子抚摸着邦邦的头，然后是金克丝，这时候，她们才听清她到底在说什么。

“可爱的小家伙们……”随后她直起身体，脑袋又回到原来半空中的位置。

她给她们的碗盛满了食物，然后待在厨房制作那种散发出独特味道的东西。她和一个男人坐下吃掉那些东西，接着回到大房间中。

他们这会儿心情不错。

邦邦走过去完成了任务。

然后是金克丝。

过后她们回到篮子里。

第二天早晨她们收集了纸和人工草皮放在篮子里。金克丝忍住了指出今天是纸张日而不是草皮日的欲望。完成后她们停下来打了个盹儿。

前门缓缓打开。邦邦醒来后慢慢爬出篮子。

金克丝起身跟在后面。

她们扑闪着睫毛在厨房门口等候。她进来了，呼唤着她们。弯下腰拍拍她们的脑袋然后把碗装满。

男人回来后，他们吃了厨房里做出来的东西，然后去了大房间。

他们心情不错。

邦邦完成了任务。

然后是金克丝。

过后她们回到篮子里。

邦邦第一个苏醒。她坐起来看着篮子外面。

“回来再待几分钟吧，邦邦。”

“不行，金克丝。”邦邦说，她从篮子里出来，看着她们的碗。两只碗都是空的。她默默爬回到篮子里。“今天是星期六。”她说。星期六碗总是空的，哪个星期六都是如此……多睡一会儿再起来碗就是满的了。她闭上眼睛，靠着金克丝。

金克丝露出微笑，闭上了眼睛，学着邦邦的样子蜷起了身体。

“邦邦？”

“怎么了？”

“我们可以把人工草皮拿出篮子吗？”

邦邦被激怒，又来了！“不行。”

“但是它很多刺。”

“那是什么词，金克丝？”邦邦坐起来，“是什么意思？”

“邦邦，我上次跟你解释过了。为什么就是不听我说呢？”

“因为这是个愚蠢的词，金克丝，没有任何意义。”邦邦从篮子里出来，走到碗旁边。

“你对我太坏了，邦邦。”金克丝在身后对她喊道。

愚蠢的金克丝。除了想着愚蠢的自己，别的什么也不考虑。

自私鬼。

碗是空的。邦邦踢开一个碗，然后跑回篮子里。

她听着动静。

什么也没发生。

“再来一次，邦邦。”

“闭嘴，金克丝。”

邦邦跑到她的碗旁边，用力踢了一脚，然后跑回篮子边仔细听着。

她听到头上砰的一声重响。

“快点，金克丝！”她跳回篮子里，紧贴着金克丝的背，闭上了眼睛。

时间：11:57。噢天哪，他回来晚了。他告诉过苏珊早上回来，但实际上，他将近中午才回来。不过，今天是星期日，中午时分仍然可以被看作是早上，因为万事都被推迟了一点点。有趣的是，宗教已经被废弃了这么多年，礼拜日仍保持着它的礼拜日特性。可能是因为一年之中有两次钟表会在星期日改变时间，让这一天沾染上总要为什么事情迟到的恐慌，例如工作，不过在星期日早上还掺杂着意识到不用工作的欢愉，因为这可是星期日。钟表走得再快也不能把一整个星期日消磨掉。

这是个很好的观点，钟什么时候往前调呢？

蒙蒂舅舅的照片在他脑海深处挥之不去。照片上他正在和一个辅助机器人假装掰手腕，而那个机器人的功能其实是挑出有机土豆农场里面腐烂的土豆。这个辅助机器人甚至穿着一件彩色的制服，衣服是刺眼的绿色，左侧胸膛处的图案是两片绿叶从金色的土豆里长出来。这件制服与蒙蒂舅舅身上的制服很搭。照片里有一行字写着：“赢回工作周：机器被放逐到周末，就业率上升。”从那时起，星期日染上了一点无政府主义的色彩。这些日子是反抗性质的，几乎是狂欢一般的氛围：一周一

次提醒着人们战胜了政府。“但我们是傻瓜，”蒙蒂舅舅会这么说，“如果这一切是由政府批准而得来的话，我们其实没有赢得任何东西。”

汽车在红绿灯处停下，一个年轻人推着老式购物车穿过马路，另一个年轻人坐在购物车里。他们对着哈米什举起半空的啤酒瓶子。

哈米什对他们点点头，然后看着仪表盘上显示的时间。12:01。关于“星期日”的想法从清晨到下午一直占据着他的脑袋，他甚至都没有意识到。很好。压力消失了，他眼睁睁看着下午到来却无可奈何。就好像与人谈话时，天上一架飞机飞过。

他清了清嗓子。“钟表什么时候调整？”

“十月二十五号凌晨一点，时间会往回倒一个小时。还有两周时间。”

他的心里泛起一阵恐慌，像有细小的飞蛾在肚子里扑腾着翅膀：他几乎是立刻就对钟表前调这件事感到惊惧——毕竟，钟表几乎等于时间本身啊。

红绿灯变色了，汽车往前开去。

噢，不对，等等！行路者智能导航说钟表会往回走！哈！它们当然会了！好吧，这样一来，就完全没什么好恐慌的了。在床上多待一个小时吧，留在家。家……家是个不错的地方。距离上次见到她已经过去整整一周了。他确定她正在悉心准备以赢回他的认可。她倒真的不该那么做……她不必从他这里赢回任何东西；他们在一起这个事实一直没有变过，不需要姜饼和巧克力翻糖饼干之类有的没的东西……说到这里，他该去趟牧羊人超市吗？他可以去买山羊奶酪和法式面包让旅途持续到周日晚上。12:04。算了，还是回家吧。毕竟他还得把车清空，不费这一番无用的思考功夫，他就无法轻松下来。

“嗨。”

“你在这里吗？”

她瞪大眼睛环视着“这里”。“是的，我在。”她慢吞吞回答道。

混蛋。他也表现得太激动了吧。好像见着她就开心到无以复加。有她在，这地方总有点怪异，她在这里也一直表现得不大对劲。面对一个失业者该是什么反应？想到他失去了工作，她这种反应完全正当。但现在他必须保持这种“失业状态”，这样她就不会认为，是因为她，他才会紧锁眉头，用尖锐而带着浓重鼻息的声音回

答她的“嗨”。

“不，只是……”他咧嘴笑了，是真的露齿而笑，他只知道他笑了是因为她那算不上是回应的笑容，还因为她瞟了一眼他露出来的牙齿，似乎那是一个裂开的伤口。“伦敦的商店真多啊！”他告诉她，话音结尾处声调轻快起来，还轻轻耸了耸肩。“我为什么非得在这里撞上我的病人呢？”心里有个声音说道。“恶人就不能休息吗？”那个声音又说道。噢天哪，他把那玩意儿搞砸了。对吗？她挠了挠下巴，一只脚晃着往后挪了一步，她什么时候往后挪脚的？噢不，她想逃走……不太妙，哈米什，这不太妙。

“我的意思是……”

“我断章取义了，不是吗？”她的语气如此温和，让他一时语塞。真是一针见血……

一股急促的气流在他胸膛中腾地蹿起。他换上一副官方面孔。“是有一些。我承认……”

“没关系。我得走了。”

“哦？”

“有人在家里等我。”

“啊。”是男朋友吗？还是有约会？他朝下扫了一眼她的购物袋。

“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吧！”她说，转过脸去。

“不，不是这样……”这完全不是他想要的结局。

“下周见？”她回头说。

“好。”他开始重复她的话。“下周。”混蛋！他停了下来。转身进了商店，然后又回头，想再看到她。要跟着她吗？跟着她？真是哈米什的做派……

她俯身进了一辆白色的小车；后视镜有什么东西晃了一下，但是没有人从驾驶座探过脑袋来吻她。汽车启动了。他晃着肩膀进了商店，拖着两条腿。

* * *

“在月光下，叶子下面安卧着一颗蛋……”德鲁吸了一口气，然后翻页继续把

没讲完的故事讲完，同时瞥了几眼小孩子那方便面一样的卷发。一只手搭在书页的一角，随着翻页的动作机械地抬起。手指关节处圆乎乎的，同包裹住指甲的圆润指尖一样肉嘟嘟的。

“哈！多好啊，那只宝宝虫……现在它只需要吃掉樱桃派、淋着红粉果酱的意大利香肠、一块巧克力蛋糕、一支冰激凌、一根棒棒糖……然后，它就造起了一间小房子叫作……”

“茧。”

“茧，蛹努力地冲破茧……然后……”

“就是一只美丽的蝴蝶！”小孩子跟他一起说道。

“这真的会发生吗？”

“是的，”德鲁说，“蝴蝶就是从那里来的。”

男孩张大嘴巴，盯着右边，似乎在思索这件事。“那就是他需要的，那些漂亮的绿叶，是吗？”

“是的。”他点点头。

“然后他就真的想要开始建造了，对吗？”

德鲁笑了。“他一定会这么做的。”

“抱歉，我迟到了！”一个女人大踏步走进来，一根手指勾着一个书袋和一个午餐盒。“下班晚了所以迟到了。”

德鲁站起来。“没关系，我们一起看书呢。”

女人偏着头高声对德鲁说“谢谢”。“洛马克斯，你表现好吗？德鲁今天教了你什么？”

“嗯……”洛马克斯伸出一根手指贴在下巴上开始思索。

“来吧……给我看看。”

洛马克斯直起身子，走向排练室的另一边，打开双脚。然后边跑边数，“一，二，三……”但他踏了四大步，已经不合节拍了。他跳起来，尽可能张开双腿，然后落地，又开始跨步。“一，二，三。”他说。“得把后腿挺直。”他说。

“做得很好，洛马克斯。”德鲁说。

“谁是妈妈的舞蹈明星呀？”

“我。”洛马克斯说。

“下周的课还是这个时间？”女人问德鲁。

“其实，下周是最后一节课了。”德鲁说。

“放假前吗？是啊，当然……”

“不，以后也是，对我来说是这样，很不幸……”

女人对着洛马克斯皱了皱眉。

“我被换掉了，不过别担心，只是我白天有自己的正职，嗯……加起来有点多。”

女人的脑袋很快重新抬起来。“噢亲爱的，太可惜了！你不会永远放弃跳舞的，对吗？”

德鲁点点头。“只是暂时要让我的舞鞋休息了。”

女人摆出一张难过的脸，环视了一眼排练室。“好吧，洛马克斯，我们得给德鲁准备一个告别礼物。对吗？你认为呢？”

洛马克斯扯着芭蕾舞鞋上的松紧带，没有回答。

“不，不！不用麻烦……我爱人要做个大蛋糕，让我在课程结束的时候和班上所有的学生好好告别，如果你也方便的话就一起来。洛马克斯不对什么东西过敏吧，对吗？”

德鲁在雨中跑步穿过停车场，双手抱着文件夹和书，一个腊肠形状的帆布包撞击着臀部一侧。沃蒂斜靠在副驾驶座上打开车门。德鲁上了车，脸红红的，起雾的镜片闪着光。

“谢谢你帮我。”

“帮你什么？”沃蒂回应着，将腊肠包塞在前排座椅的缝隙中。

“开门。”

“噢。”沃蒂俯身过来亲吻德鲁，“不是谢我接你吗？”

“好啦。”德鲁用手指在眼睛下方划拉了几下，四处寻找哪里可以擦干雨滴。“谢谢你接我，还要谢谢你载我回实验室，好让我把每一个细节再检查一遍。”

“噢天哪，真的要每一件吗？”

“我会很快的，说真的。但是我必须检查一件事。”

* * *

苏珊坐在沙发扶手上，这个位置能看见前门。他很快就回来，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呢？正午。他说过是早上，他会在早上回来……

或许他是早上才出发？

这也没那么重要；最令人难过的是，他见到她也不会开心……唉！一点也不会。这才是这种状况下最让人伤心、最悲剧的部分了；花了几个小时，甚至是几天，期待着与某个人在一起，但实际上，他根本不在乎你在不在这里。不在也无所谓……

话又说回来……分开了整整一周，他见到她怎么能不激动呢？真那样的话就不正常了；实际上，那算是打破协议了吗？是……这当然算。那她也可以打破协议；其实现在就是打破协议的好时机。他们分开了一周，她过得还不错。她有一周时间没和他在一起——那一辈子不和他在一起又有什么不可以呢？这样一来，直接放出这句话就不会显得那么奇怪了：我要离开你。我要离开你。好像她已经有了空间；整整一周的……空间。

她拍了拍两腿之间凸起的沙发，抿着嘴巴，盯着前门侧边的磨砂窗户。

她会跪在衣柜前，把衣服塞进袋子里；不！仔仔细细叠起来，她得控制住节奏，就像执行蓄谋已久的计划一样。她把易碎的灯具和一些瓷器啪的一声一并放下，塞进她准备好的泡沫衬垫箱里。楼下还有一些泡沫包装纸……“你在那儿干吗呢？”他会问。“我要离开你，”她会这么回答，“我在收拾东西，马上要走了。”他会瞥一眼泡沫衬垫箱然后思索：噢……泡沫。她没在开玩笑；她真要这么做。她可不是去旅馆待一晚上，噢不！她要永远离开这所房子，带着她所有易碎的小物件；没人会把这些带去旅馆的……在一起的整整五年时光在他们内心重叠，反反复复，直到变成他脑海深处的牡蛎壳；他会跪在它旁边，拉扯它，砸碎它。“没关系——它是空的。”她会这样说。现在他唯一的珍宝将要做出重大转变，大踏步离开他的

生活。

她盯着门口。她会喜欢那珍贵时光的最后一小部分。

一个模糊的身影靠近磨砂窗户，渐渐变得饱满，她停止敲击沙发。身影缩小，又后退了，然后消失不见。当然会消失，那不可能是哈米什……既然他已经晚了这么多，为什么要赶在我绝望前回来呢？

噢……她又折磨自己了。全是她自找的。是她，是她，是她。必须是这样！正常人不会这样。她如此通情达理的一个人因此失去了重心。

不，都怪他。绝对都是因为他。

但也许是因为她自己。她会一连好几个小时处于痛苦之中，徘徊在多雨的伦敦，在屋后的小巷，望着硕大的粉色花朵在厚重的围墙之中隐现，幻想着越过这堵墙。但是她心里清楚，第二天她依然会在家里。

就是她，绝对是因为她。

多浪费时间啊。

也许他一点钟会回来——最迟也是两点。这就意味着他是早上出发的。“我会在早上回来。”他说。是的，这就是说他还在路上，不意味着他已经回来了。

12:13。啊。等待，等待。等待被忽视……然后陷入失望。

停下来。别想了。

她跃过沙发扶手去了厨房。

她还有些好玩的事要做。现在这样只是浪费……等等……那是什么？面包碎屑。天哪，那里有多少？撒得到处都是，还是只撒在料理台前面？嗯……她可以在早上轻轻松松就把面包碎屑撒得到处都是，整个房间都是……

对了。真空吸尘器。

啊！那些小家伙。得先警告她们一下。

她环视着厨房。“邦邦？金克丝？”

没有。也许在客厅。“邦邦？金克丝？”

也不在那儿。还是看看厨房？“邦邦？金克丝？终于找到你们了。”

厕所盒子门口找到了一个。另一个在地板上，就在她穿着袜子的脚旁边。天哪，她们在打架。“你是不是欺负金克丝了？有没有？”她朝邦邦弯下腰，“现在你